

中华傅圣文化研究文集

宋镇豪 宫长为 主编

 文物出版社

中华傅圣文化研究文集

宋镇豪 宫长为 主编

④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印制：王少华
责任编辑：赵 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傅圣文化研究文集 / 宋镇豪, 宫长为主编.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010-2965-5

I. ①中… II. ①宋… ②宫… III. ①传说(前
1335~前 1246)—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9319 号

中华傅圣文化研究文集
宋镇豪 宫长为 主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盛天行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17.25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10-2965-5 定价:120.00 元

本书出版得到世界傅氏宗亲
联谊总会理事长傅秀平先生、会长
傅文山先生鼎力支持！

中华傅圣文化研究文集 编委会

主 任

李学勤、孟世凯

副主任

姚十保、任秀红

委 员

王贵民、魏嵩山、罗 琨、张永山、曹定云
杨善群、郑杰祥、刘 桓、钱宗范、蔡运章
杜 勇、印 群、廉广锋、王引平、吴 宣
杨世昌、傅秀平、傅文山、何巧珍、胡康福

主 编

宋镇豪、官长为

序

这部书的编辑,是为了从文献史传、地下出土文字材料、考古发现等多个层面,钩沉探颐一位三千三百年前的贤圣——傅说。这位在中国历史上众口皆碑的名人,是殷商时期辅弼武丁,使殷道中兴、国家咸欢的股肱良臣,他早于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约八百年,曾被孔子赞为“见德之有报”的名相;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庄子誉其“骑箕尾而比于列星”;足见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产生过多么大的影响力。

傅说其人载见于各种文献古籍,由于年代久远,片言只语,说法纷纭,扑朔迷离而难辨其真。本书编集,旨在集众家的史识,以现代学术的眼光,率厥旧章,诠释新发现,拨开历史的云雾,寻觅有关傅说事迹的信史成分,发掘傅说史传的真相,聚焦傅说文化的光彩,发扬蹈厉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髓。

傅说的史迹以《国语·楚语上》记载最为详细,文云:

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圣,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敷广也,其知之不疾也,犹自谓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辅,又恐其荒失遗忘,故使朝夕规诲箴谏,曰:必交修余,无余弃也。

原载说是出于“史老”之口,看来是有史传来源的。《尚书·说命上》有相似的记载:“(高宗武丁)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述说了商王武丁求贤如渴,借梦象而把精于版筑工程技术的傅说,举以为相;傅说的品行才智和安邦定国的施政方略使得衰落的殷国得到了大治。

傅说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上的贡献,大略说来有三。

一是发扬商汤时司空咎单制定的“明居民之法”,进一步推行建邦设都,规划都邑邦鄙体系,任命百官治理其民。此即《尚书·说命中》傅说“进于王”建言的:

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近清华大学入藏战国竹简中有《傅说之命》,据说可与传世《尚书·说命》互相印证,可知传世《尚书·说命》是有所本。)

今从当时所建的殷墟王都考古发现来看,都邑的规划中贯彻构建了以大小族邑为主体的分层集群的“大杂居、小聚居”的经济生活架构,有利于实施行政管理。这一营国制度后在《周礼·地官》中得到继承,有所谓“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其在《礼记·王制》中也有重申:“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将都邑邦鄙规划为

多层架构的具有行政建制性质的社会组织体系,计量或标示一定的人与地相结合的社会结构载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营国施政模式,极具创造性,而传说提出的“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治)”四维思想,更为后世所传承发扬。

二是纠矫官场风气。《尚书·说命中》记传说之说:

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无启宠纳侮,无耻过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黜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

传说防治官场腐败风气,强调“官不及私昵”,“无启宠纳侮,无耻过作非”,而以德、能、贤、善、功作为做官的量才标准。同时传说又大力提倡当政者要自戒自律,自我学习,自我完善。《说命下》载传说告诫商王武丁云:“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敦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惟说式克钦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这种“有备无患”的政治忧患意识,“人求多闻”善于听取各种意见以及“务时敏”、“道积于厥躬”的学习态度,即使在今天,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三是“修先王之法”,推行赋役及关市轻重的税法。《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五)《竞建内之》有云:

高宗[按即武丁]命傅鸞(说)量之以祭。既祭,安(焉)命行先王之灋,发古(故)簠(助),行古(故)籍;登(废)籍者死,弗行者死。不出三年,狄人之怀(附)者七百邦。《大戴礼记·少闲》也有一段有关武丁“修政行德”的记载,云:

成汤既(一本作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开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为君臣上下之节,殷民更服,近者说(悦),远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视。

传说推行“发故簠(助),行故籍”的具体条款中,“簠(助)”类似《孟子·滕文公上》说的“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谓田赋民力的役使。“籍”同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二)《容成氏》第36简“汤乃尊为正(征)籍以正(征)关市”之籍,谓民生关市轻重之法。赋役与税法的推行,保证了殷商王朝财政来源和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运作,国力由弱转盛,“殷国大治”,“天下咸驩,殷道复兴”(《史记·殷本纪》)。

本书汇集了众多学者对于传说其人其事及有关传说遗迹的考订,使我们能够穿过历史的时空隧道,清楚地了解了他的才华和业绩,领受了他的思想境界和道德风范,看到了他的营国安民方略和政治智谋。这位“股肱惟人,良臣惟圣”的历史名贤,垂纪史河,光照后世,不愧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人物。

近些年来,在山西平陆县委、县政府以及世界傅氏宗亲联谊总会的大力推动下,与中国先秦史学会合作,先后举办两届全国傅圣文化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传说文化这份沉甸甸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一定会聚集和放射出更大更多的复兴能量。

宋镇豪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

目 录

卜辞传说事迹考	詹鄞鑫(1)
关于殷代武丁的辅弼之臣传说的考证	刘 桓(12)
从甲骨文、金文论传说、傅邑和傅氏源流	曹定云(24)
从版筑刑徒到辅弼重臣	
——关于传说的几个问题	范毓周(33)
传说的传奇性和历史性	王贵氏(41)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节录)	董作宾(44)
商周史料考证(节录)	丁 山(47)
试说楚简中的《说命》佚文	李学勤(52)
《说命》考信	黄怀信(55)
古文《尚书·说命》真伪与传说身份辨析	杜 勇(64)
《说命》三篇注译	王安溟(70)
古文《尚书·说命》篇今注今译研究	郭永琴 潘庆梅(76)
说儒(节录)	胡 适(83)
论甲骨文中所见的儒	徐中舒(91)
论商王武丁与传说、祖己	
——兼论中国古代第一代文化人诸问题之二	张碧波(100)
古文《尚书·说命》与傅圣思想研究	杨善群(107)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圣人”——传说	杨善群(113)
由《尚书》兑读而比较伊尹与传说	孙敬明(120)
“惟甲冑起兵”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传统	罗 琨(126)
传说在平陆的遗迹及传说的历史功绩	卫 斯(130)
传说的历史功绩	郑杰祥(137)
试论武丁时殷商社会的特点和传说的历史贡献	钱宗范(140)

从武丁梦傅说谈到甲骨文中的梦与占梦	宋镇豪(146)
傅岩与商代兵要地理	张永山(158)
傅说与巛轸坂道的修筑	魏嵩山(161)
从“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说到商代饮酒及其酿酒业	朱彦民(163)
由西周三公说到武丁时期的傅说	宫长为(172)
高宗谅阴	顾颉刚(175)
高宗“亮阴”与武丁之治	李 民(178)
上博藏竹书所载殷高宗政令及相关问题	刘信芳(181)
试论商王武丁	彭邦炯(184)
武丁本纪	严一萍(191)
武 丁	周鸿翔(199)
山西平陆前庄商代遗址清理简报	李百勤(206)
山西平陆前庄商代遗址分析	张崇宁(211)
商“先王”昭明之都“砥石”初探 ——砥柱东部山区考古调查随想	卫 斯(215)
山西平陆前庄村商代遗址及青铜方鼎铸造的研究	陶正刚 范 宏(222)
垣曲商城与商人经略晋南 ——兼谈傅说相武丁	印 群(224)
全国首届傅圣文化学术研讨会情况总结	杨善群(232)
全国第二届傅圣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蔡运章(234)
附录	
(一)文献简帛资料	(237)
(二)历代诗词选萃	(240)
(三)百年论著目录	(247)

卜辞传说事迹考

詹鄞鑫

《史记》等史籍中所载的商代王室系谱及王室旧臣，陆续在甲骨文中获得证实而成为信史。几十年来，经过甲骨学界的前赴后继，商王世系已差不多完全构建复原，如今已成为史学界的常识^①。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古文献中所记商代名臣如太乙时的伊尹，太甲时的保衡，太戊时的伊陟、巫咸，武丁时的甘盘等人物都在甲骨文中被找出来了^②，唯独赫赫有名的殷高宗武丁王的贤相传说，却至今未被发现。难道传说偏偏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抑或这位使武丁中兴、史籍中有口皆碑的人物却没有在甲骨文中登过台亮相？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中，属于第一期武丁时期的卜辞在数量上最占优势，在内容上最为丰富，辞中涉及的诸侯名臣也非常多（其中大多数未见于传世文献），因此，上述假设是很难成立的。我们认为，传说在武丁卜辞中确实是一位重要人物。这便是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

一

有关传说的传说，见于《国语》、《孟子》、《墨子》、《尸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楚辞》、《吕氏春秋》、《尚书》、《史记》、《汉书》、《论衡》等许多传世典籍中。其中时代最早，且所载事迹最详的当推《国语·楚语上》的一段：

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得传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

这段话的语言风格与《国语》常例不同，而与《尚书》相类，似出于先秦之《书》。今本《尚书·说命上》的记述与《楚语》及韦注大同小异：

① 甲骨文先公人物仍有不少疑点，尚待研究。

②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书序）

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群臣咸谏于王。……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言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

旧署孔安国《传》解释云：

盘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号高宗。梦得贤相，其名曰说，使百官以所梦之形象，经营求之于野，得之于傅岩之溪。

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经，有涧水坏道，常使胥靡刑人筑护此道。说贤而隐，代胥靡筑之，以供食。

《说命》三篇虽然过去被定为伪古文，但至少《说命上》这部分内容确本于先秦真《书》佚文。《史记·殷本纪》中有关傅说的记载，看来也本于先秦《尚书·说命》。其文曰：

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

南朝宋裴骅《集解》引徐广曰：“《尸子》云，傅岩在北海之洲。”唐司马贞《索隐》云：“旧本作‘险’，亦作‘岩’，也。”又唐张守节《正义》引《地理志》云：

傅险即傅说版筑之处。所隐之处窟名圣人窟。在今陕州河北县北七里，即虞国虢国之界。又有傅说祠。《水经注》云，沙涧水，北虞山，南经傅岩傅说隐室前，俗名圣人窟。

《集解》又引孔安国《尚书传》，与上文所引《说命》孔《传》同。又《墨子》于《尚贤中》和《下》两处述及傅说故事，内容相似，而《下》篇稍详：

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圉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武丁得而举之，立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尧之举舜也，汤之举伊尹也，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

《墨子》的材料来源显然与《尚书》系统不同，不仅未提及武丁三年不言梦得傅说之事，傅说居北海之洲的说法也与他书不同。孙诒让《墨子间诂》对此有所论说：

毕云：《书正义》云：《尸子》云，傅岩在北海之洲。孔《传》云：傅岩在虞虢之界。洲当为州。诒让案：虞虢界近南河，距北海绝远。《墨子》《尸子》说盖与汉晋以后地理家异。

《间诂》又于《尚贤中》讨论了有关地理问题：

毕云：孔安国《书传》云：傅岩在虞虢之界。《史记索隐》云：在河东太原县。（詹按：今山西平陆县。）又夏靖书云：猗氏六十里河西岸吴坂下便得隐穴，是说所潜身处也。案（此毕氏案语）：今在山西平陆县东二十五里。

《墨子》所说的“北海之州”不详。考诸地理著作，如《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乃至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皆谓传说所居的傅岩在河东郡汉太阳县今平陆县附近，与孔《传》及张守节所引《地理志》“虞虢之界”说相合。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河水四》“又东过太阳县南”下云：

河水又东，沙涧水注之。〔沙涧〕水出北虞山，东南经傅岩，历传说隐室前（孙星衍曰：在今平陆县），俗名之为圣人窟。孔安国《传》“传说隐于虞虢之间”，即此处也。傅岩东北十余里，即巅轸坂也，《春秋左传》所谓“入自巅轸”者也。有东西绝涧，左右幽空穷深地，壑中则筑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谓之轸桥也。传说佣隐，止息于此，高宗求梦得之，是矣。桥之东北有虞原，原上道东有虞城，尧妻舜以嫔于虞者也。周武王以封太伯后虞仲于此，是为虞公，《晋太康地记》所谓“北虞”也。城东有山，世谓之五家冢。冢上有虞公庙，……即官之奇所谓“虞虢其犹辅车相依，唇亡则齿寒，虢亡虞亦亡”矣。其城北对长坂二十许里，谓之虞坂。

酈氏所记出于实地考察，既有当地传说及俗名“圣人窟”之类为据，又有史籍以为印证，应该是可信的。这样看来，旧说传说所居的傅岩在虞虢之界今平陆县附近，应该是可以作为定论的。其他文献所记事迹，如先秦诸子及地理书之类，大要不出上引诸说，不须赘述。

综上所述，传世文献所载传说事迹大致可以归纳如下：传说出身低微，原先并非殷王室贵族，曾在傅岩之野隐居，并为谋生而从事佣筑（一说以奴隶身份佣筑），后来被武丁王看中，立为三公，引以为相。此其一。武丁王三年不出政令，自得传说，朝夕纳海，天下大治，殷室中兴。此其二。传说以所居傅岩为氏。傅岩又叫傅险，地处于虞虢之间。具体地说，今山西南部平陆县其南为黄河，北部有虞山，山南有虞城，建于虞原上。傅岩即处于其坂原之间。此其三。至于有关武丁王梦得贤相，令百工画像寻觅的故事，事涉诞妄，姑妄听之而实难考查。

二

传说以傅岩为氏，这是春秋以前氏族社会的常例。上古时氏与姓有别，姓承于先祖而代代相传，百世不变；氏则因于所居之国、邑、地、官、职等，只为族称，分族则异。在甲骨卜辞中，可以发现大量国名、地名、人称（实为氏称）三位一体即采用同一个字的现象，其道理正由于此。甲骨文中屡见的“甫”，正是这样一个兼为地名、国名和人称的字眼，与传说出于傅岩的传说相似。甫傅为古今字关系，不过，要证明卜辞的“甫”就是传说的传说，除了必须确认“甫”字的考释之外，还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作为地名的“甫”，其地理位置必须在虞虢之间；二是作为人名的“甫”，其时代和事迹必须与武丁时代、辅弼之职、三公之位相当。在这里，我们先讨论甲骨文“甫”字的考释。

古文字表^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甲骨文中有一个像田上生苗之形的字（见字表 1—2）。此字罗振玉据金文“圃”字所从（字表 6）相似而释为“甫”，并说它“象田中有蔬，乃圃之最初字，后又加口，形已复矣。”^②今按，早期金文中的“甫”（字表 3—5）和“圃”（字表 6—7）、“搏”（字表 8—10）、“搏”（字表 11—13）、“尊”（字表 14—16）等字所从之“甫”也均与甲骨文写法相同或相似。这些金文不可能是误释，例如字表 16 的原辞为地名兼国名的“尊古”，与典籍中周公所伐的“薄姑”正相吻合。“甫”字在上古时代常常假借为“父”，所以字形也逐渐讹变为从用从父（字表 17—18）^③。“田”演变为“用”，就跟商和周初的“周”字从“田”而后来说变为从“用”同例。可见，罗氏所释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这个结论已获得古文字学界的广泛认同^④。过去曾出现过不同的认识，或把它作为未识待考字^⑤，或释为“苗”^⑥，或把它等同于从田丰声的“邦”字（字表 19）^⑦，笔者过去还曾把它等同于从田从四木的“囿”字^⑧，诸说终因依据不足而涉于臆说。现在通过从甫诸字的形体比较，不仅可以确认“甫”字的认识，而且还可以认识“甫”字形体演变的轨迹。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进一步研究地名“甫”的地理位置了。

① 为便于排版，本应于正文中出现的古文字集中于《古文字表》中，可依编码查检。表中的金文，3—5 采自《金文常用字典》第 400 页，其余均采自《金文编》，分别见第 426、135、776、209 页。

②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中》（1914 年）第八页。《甲骨文字集释》卷三，第 1119 页。

③ 把表意字的某一局部改造为跟它形体相似的表音符号，这是形声字产生过程的常见形式。参看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153 页；詹鄞鑫：《汉字说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186—187，194—195 页。

④ 笔者所见的著作如：郭沫若《卜辞通纂》717 版考释、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 1119 页、（日）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第 298 页、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第 355 页、《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第 129 页、方述鑫等《甲骨金文字典》第 271 页、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第 400 页、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第 195 页、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第 817 页、《汉语大字典》第一册第 20 页，等。

⑤ 《甲骨文编》（1965 年版）将它列入《附录》，第 129 页。此书“甫”字下所收的甲骨文写法下部作枣核状（字表 20），在卜辞中用为虚词，与通常所认的“甫”字并非同一个字。

⑥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 260 页。

⑦ 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第 126 页。

⑧ 詹鄞鑫：《读〈小屯南地甲骨〉札记》，《考古与文物》1986 年第 6 期，第 65 页。

三

卜辞地名的地理考证，前人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确定音读的基础上，寻求古籍中用字或读音可以相通的地名，然后据旧注或地理志查其位置，是为对音比附法。另一种是按卜辞内容本身所提供的内证考查若干地名之间的相互位置关系；在此基础上，只要其中有一两个地名的位置已有结论，其余的地名也就可以大致地考定其范围，是为地名系联法。前者落实而不可靠，后者可靠而不落实，各有其长短利弊。倘若能两法配合，考证的结论便能确凿无疑，但须以释字的正确和卜辞正好提供有效内证为条件，机会并不太多。有关卜辞地名“甫”的材料，恰恰在这两方面都颇具线索，确实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下面先以地名系联为线索来讨论相关的地名关系。

甲 “甫”与“鱼”极近

在卜辞中，“甫”与“鱼”两个地名常常连在一起并提，例如①：

1. 贞，其风？十月，在甫鱼。（合集 7894）
2. 贞，今日其雨？十月，在甫鱼。（合集 14591）
3. 贞，今[日]其雨？在甫鱼。（合集 7896）
4. 辛未卜，贞，今日猷庸？十二月，在甫鱼。（合集 24376）

又下文例（8）亦称“在甫鱼”。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讨论。一是“在甫鱼”之“鱼”有一例写作“鲁”（合集 7895），如非刻写之误，不妨把“鲁”读为“鱼”，而不宜反过来把“鱼”释为“鲁”②。二是卜辞中“甫”和“鱼”作为地名有时也单独出现，如“庚寅卜，翌日辛王兑省鱼不遘雨”（屯 637），“鱼”为王田驻地；“庚辰卜，在甫[贞]，王步于郛[亡]灾”（合集 36962），“甫”亦为王田驻地；所以不宜把“甫鱼”视为双音节地名词③。“甫”“鱼”并称，证明这两地极其相近，或者竟可理解为隶属于“甫”的“鱼”。

乙 “甫”与“郛”相去为一日之程

甲骨文“郛”字原文从郭（字表 21），与《说文》“陴”的籀文相同。今按，从郭与从邑同意，作为地名，释为“郛”更合适。

5. 庚辰卜，在甫[贞]，王步于郛[亡]灾？（合集 36962，五期）
6. 辛巳卜，在郛贞，王步于𠂔，[亡]灾？（合集 36775，五期）
7. 壬午卜，在𠂔贞，王田[于□]，往[来]亡灾？（合集 37797，五期）

这三辞是庚辰、辛巳、壬午连续三日所卜，由日期和卜地的变化可知从甫到郛、从郛到𠂔均为一日之程。又由例（7）可知为田猎之事，必为行车之程。又例（5）例（6）

① 本文引甲骨卜辞凡例：释文采用宽式。凡遇难刻之字，引文中用字母代替，原形可查书末所附《古文字表（二）》。甲骨文断代，凡第一期武丁卜辞一概不标，其他各期在括号内标示。断代据《甲骨文合集》。

② 《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将“甫鱼”释为“甫鲁”，不妥。在甲骨文中，“召”、“石”、“戠”、“启”、“商”、“兴”等字都有不从口的写法，所谓“鲁”字也有可能是“鱼”的异体。鱼鲁古音同韵而声纽远隔，同音假借的可能性很小，笔误或异体的可能性较大。

③ 郭沫若：《卜辞通纂》三八五版考释将“甫鱼”释为春秋齐地之“夫于”，不可信。

称“步”，例（七）称“田”称“往来”，可知郛地是从甫到𡩺地的途中驻地，𡩺是田猎区扎营地，□是狩猎的山麓之名，那么，郛地距商王田猎区也是一日之程。由此又可推知，甫地绝不属于𡩺地所在的田猎区，相距为驱车两日之程。𡩺字不识，但𡩺地所在田猎区可由同版卜辞推知。辞云：“癸巳卜，在长贞，王逖于射，往来亡灾？”“长”可能应是“微”字（字表 22），姑不论。“射”地郭沫若以为即《后汉书·郡国志》野王县之射犬聚，在今沁阳县东北^①。陈梦家亦把它归于著名的沁阳田猎区^②。

丙 “甫”与“垣”相近

“垣”字原文不从土，在卜辞中兼为地名、方国名和卜官名。卜辞云：

8. 乙亥贞，其鬲衣，于垣遇雨？十一月，在甫鱼。（合集 7897）

卜辞凡称某月在某地，都意味着卜于商王行军或出行的途中。在“甫鱼”而问是否在垣遇雨，垣应是次日将到之地，距甫地大约也是驱车一日之程。

丁 “垣”与“雀”相近

在卜辞中，“雀”兼为地名、国名和听命于王朝的诸侯之名。雀、垣两国的冲突在卜辞中有大量的反映。例如：

9. 癸亥卜，垣其围雀？（合集 32393）

10. 辛亥贞，雀摄垣，受佑？（合集 32384）

11. 乙巳卜，争贞，雀获垣？（合集 6952 正）

12. 戊午卜，殷贞，雀追垣，有获？（合集 6947 正）

13. 癸卯卜，殷贞，呼雀衡伐垣，戕？（合集 6948 正）

14. 癸丑卜，雀、垣受[年]？九月。（合集 20175）

辞中殷为武丁时卜官人名；衡从行从戈，有行军之义；戕为动词，有战胜之义。雀与垣二国显然是邻国，其都邑雀与垣应该是相近的。

戊 “雀”与“郭”极近

“郭”字原文不从邑，像城郭两边有城楼之形，在卜辞中兼为地名、国名和听命于王朝的诸侯之名。辞云：

15. 癸丑卜，宾贞，于雀郭？

己酉卜，贞，勾郭于丁不？二月。（合集 13515）

“雀”与“郭”连称，犹“甫”与“鱼”连称，说明两地极近，或可理解为隶属于“雀”的“郭”。

己 “雀”在“河”边

卜辞的“河”即黄河，是极其重要的山川崇拜之神。商代祭祀河神有就祭与望祭之别：就祭须临河而祭，望祭则可在远方遥望黄河而祭^③。由于商都（在今河南省安阳市附近）距黄河甚远，有时委托近河的诸侯祭河神。如：

16. 丁丑卜，争贞，呼雀祀于河。（合集 14551）

① 《卜辞通纂》716 版考释。

② 《殷虚卜辞综述》第 260 页。

③ 说详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22—325 页。

17. 己亥卜，内，翌辛丑呼雀酒河，[卅牛]。（合集 4141）

18. 贞，呼雀酒于河，五十[牛]。（合集 672 正）

酒酹于河，如此大量的牛牲也有些须沉于河，可知这些例所说的是就祭河神之事，雀国应在黄河边上。

庚 “雀”与“殽”近

“殽”字原文从爻不从肴，过去或释为“教”^①，于此不切。作为地名，在卜辞中有时还写作“爻”。试看下列各辞：

19. 戊戌卜，雀芻于殽？（合集 20500）

20. 其殽戌？（合集 28008）

21. ……旬亡祸？……[己未，寇] 龟芻，犖自爻，围六人。八月。（合集 139 正）

寇，义为劫掠。龟为国族名。犖为动词，有执获义。围，表示囚禁俘虏。芻，本义指养牛羊的粮草，引申亦指牛羊畜牲。《国语·楚语》“芻豢几何”韦昭注：“草食曰芻。”例 21 大意说，某日有敌寇劫掠罔国的粮草（或畜牲），从爻地掠获去，并抓走六人。经过比较，可知例 19 的大意是“雀”到殽地押解护送粮草（或畜牲）。例 20 是问要不要到殽地戍守。这样看来，“殽”或“爻”必是要塞关卡之处，应即春秋战国时的殽山，亦称为殽塞。《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有“晋人御师必于殽”之语，可知殽是东西相通的要道。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地理关系：甫与鱼极近，甫至郛为驱车一日之程，郛至沁阳田猎区最近处也须驱车一日，从甫至沁阳田猎区最近处则须二日；甫与垣相距大约为驱车一日之程；雀与垣相近，与郭极近，处在黄河与殽山之间。

根据这些线索，再将甫、鱼、郛、垣、雀、郭等卜辞地名与先秦文献古地名相比照，只有一种选择可以同时兼顾各种条件（见所附地图）。今略述如下：

雀，与焦古音相近（雀属药韵精纽，焦属宵韵精纽，药韵为宵韵入声）而通。《说文》“噍”字或体作“嚼”，《集韵》作“噍”；又“焦”字异体作“爇”（爵雀古通用）；皆雀（或爵）与焦通谐之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虞、虢、焦、滑。”杜注：“皆晋所灭，焦在陕县。”《水经注·河水四》说陕城“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故址在今河南三门峡市之东二里。焦国北滨黄河，南近殽塞，与卜辞相合。

郭，即虢。《战国策·秦策》：“臣恐王之如郭君。”高诱注：“郭，古文言虢也。”《穀梁传·昭元年》：“叔孙豹会赵晋武……许人、曹人于郭。”《释文》：“郭，左氏作虢。”《集韵·陌韵》：“郭，国名，通作虢。”陈梦家以为卜辞之郭即春秋虞虢之虢，称“北虢”，并据《汉书·地理志》以为在河东郡太阳（今山西平陆县）^②。按，《水经注·河水四》“河水东过陕县北”下云：“咸阳涧水注之，水出北虞山，南至陕津注河。河南即陕城也。昔周召分伯以此城为东西之别，东城即虢邑之上阳也。虢仲之所都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王先谦《合校》引赵一清说，据《穀梁传》及《左传》杜注以

① 《卜辞通纂》新 15 版释文。

② 《殷虚卜辞综述》第 295 页。

为“陕为虢都，大阳为虢塞邑”。看来，虢与焦实即陕城的的东西二城，虢邑本在河之南，属于古焦国。虢与焦极近，与卜辞相合。

垣，陈梦家以为即《汉书·地理志》之垣，“今垣曲县西二十里”^①。按，旧所说垣曲县治在今垣曲县东南黄河北岸。垣县古城在旧垣曲县西北二十里，今垣曲县东南，至平陆县百八十里。

郛，郭沫若以为即《左传·文公六年》“赵孟使杀诸郛”之郛，在今河南济源县西百二十里，地与垣曲接壤^②。按，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十一解州垣曲县有郛城，亦曰郛郛，以为“赵孟杀诸郛”即郛郛，在垣县东六十里。按顾氏之说，似乎郛即是郛，郛即是郛，故又称郛郛。此说虽可疑，但可知郛与郛极近，在垣县之东。

鱼，应即春秋之虞，战国秦汉时称为吴。侯马盟书“吾”写作“虞”（古虞字），又写作“吴”或“鱼”^③，因知鱼、吴、虞三字古通用。《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十一平陆县有虞城，在县东北四十五里，并引东汉应劭曰：“吴山上有虞城，周武王封泰伯后于此，为晋所灭，亦曰吴城。”又有虞山，顾氏曰：“在〔平陆〕县东北五十里，亦曰吴山，亦曰虞坂，即中条之支阜，《左传》谓之颠軫。《水经注》：颠軫在傅岩东北十余里，东西绝涧，于中筑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谓之軫桥。桥之东北曰虞原，原上道东有虞城。其城北对长坂二十余里，谓之虞坂，亦即传说所筑处矣。”

甫与鱼并称，看来只能是傅岩之傅。甫与傅古通（傅为后起字）。《史记·郑世家》“郑大夫甫瑕”，《索隐》：“《左传》作傅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读。”又《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的“石圃”（“圃”是“甫”的后起本字，说已详前），《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作“石傅”。《读史方輿纪要》云，傅岩在平陆“县东三十五里，即殷相传说隐处，俗名圣人窟，其地亦曰隐贤社”。如果沿黄河北岸古道驱马车至沁阳田猎区（即《左传·僖公十二年》“始启南阳”之“南阳”，卜辞《屯》4529亦称为“南阳”）西部（今河南济源县一带）约需二日，郛地正当其途中，与卜辞完全契合。

绕了许多圈子，只是为了说明卜辞地名之“甫”非傅岩无以当之。不过，卜辞之“甫”或为狩猎处，或为农业区，或为邑名，或为国名，严格地说并不完全等同于傅岩。据《水经注》之说，傅岩在颠軫坂，其东北为虞原，原上道东有虞城，城北对虞坂二十里许。同称为“虞”，而有山、坂、原、城的不同。不言而喻，卜辞之“甫”有可能分别相当于虞山虞坂虞原虞城，未必即是“傅岩”。在地理书中，“傅”与“虞”的名称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恐怕正是卜辞“甫”与“鱼”常常并称的真正含义。

四

在卜辞中，大凡邑名、国名、人名（氏称）三位一体者，人称因于国名，国名因于地名，这已是上古史的普遍规律。如果上文对“甫”即傅的考查不误，那么，出现

① 《殷虚卜辞综述》第276页。

② 《卜辞通纂》716版考释。

③ 见《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351页《字表》。